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桤木王

〔法〕米歇尔·图尼埃著 许钧译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桤木王

[法] 米歇尔·图尼埃著 许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ichel Tournier

Le Roi des Aulnes

Edition française 1970, Gallimar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Gallimard 出版公司授权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法国外交部
以及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协助

图字:09 - 1999 - 109 号

梣木王

[法] 米歇尔·图尼埃 著

许钧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70,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7-5327-2337-2/I·1366

定价:15.70元

纪念

为阿列克谢皇太子医治疾病、
因反对 1914 年战争的爆发而
被杀害、身败名裂的格里高利·
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廷长老

目 次

一	阿贝尔·迪弗热用左手写下的文字	(1)
二	莱茵河的鸽子	(152)
三	极北	(178)
四	罗明滕的吃人魔鬼	(218)
五	卡尔滕堡的吃人魔鬼	(266)
六	承载天体	(369)
	译后记	(407)

一 阿贝尔·迪弗热用左手写下的文字

要让一个东西有意思，
只需久久地望着它。

——古斯塔夫·福楼拜

1938年1月3日。你是个吃人魔鬼，拉歇尔常这样对我说。一个吃人的魔鬼？就是说一个在时间的黑夜中出现、浑身充满魔力的怪物？对，我相信自己的魔性，我的意思是说那种隐秘的默契，它将我个人的命运与事物的发展深刻地结合起来，并给我的命运以力量，让事物顺应我的命运发展。

我也觉得我是在时间的黑夜中诞生的。世人总是热切地关注死后等待他们的东西，而对自己生前到底是何种模样却毫不在乎，对这一毛病，我向来反感。此世总比彼世强，更何况它很可能掌管着彼世的钥匙。然而我呢，早在一千年前，十萬年前，我就已经在世了。当地球还是个在氦天中旋转的火球时，那个使地球燃烧、让地球旋转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

再说,我出生的年代如此久远而骇人听闻,足以说明我的超然之力:生命与我早就并肩而行,我们是一对如此古老的伴侣,相互间无需特意的爱,只要顺应像世界一般古老的相互适应力,就可互相理解,从不相互拒绝什么。

至于魔性……

首先,何为魔鬼?词源已经有着某种出人意外,令人感到有些惊诧的东西:monstre(魔鬼)一词源自 montrer(指示)。所谓魔鬼,就是在集市等场合用手指给人看的东西。因此,一个生物愈有魔性,就愈应该展示。这使我不禁汗毛直竖,因为我只能在黑暗中生活,并坚信我的那伙同类是因为误会了才让我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我。

若要不当魔鬼,必须类同于同类,与同类一致,甚至要与祖先同一形象。或者必须有着使你从此成为一个新种类的第一个链环的后代。因为魔鬼不是自己繁殖的。六条腿的牛犊是活不了的。骡子和江鳕生来就无生育能力,仿佛大自然有意要断绝了一种它认为不合理的实验。而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永恒,因为它使我同时充当了祖先和后代。我与世界一般古老,和世界一样永恒,因此,我只能有被推定的父母和收养的子女。

……………

我重读了这几行字。我叫阿贝尔·迪弗热,在戴尔纳门广场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库,因此,我不是个疯子。不过,我刚刚写的这些文字应该以百分之百的严肃态度去对待。那么又怎样呢?那么,未来将担负起其基本的职能,展示——或更确切地说,阐明——上面这几行文字的严肃性。

1938年1月6日。汽车加油站的翼马被霓虹灯光清晰地映照在潮湿而黑暗的天际，一道闪光反射在我的手上，随即消失了。这种带有灰红色彩的闪动以及渗透着此处一切东西的陈旧的油脂味构成了一种令我痛恨的气氛，然而，我却不可告人地耽于这种气氛。如果说我对它已经习以为常，那实在太轻了：它对我来说，就像我床上的温乎劲儿一样熟悉，或像我每日清晨在镜中重新看到的脸庞一样亲切。但是，我之所以左手执圆珠笔，再次坐在这张白纸前——《用左手写下的文字》的第三页——那是因为我已经认定自己如别人所说，正处于生存的转折点，因为我对这份日记有着某些指望，指望通过它逃脱这家汽车库，摆脱那使我滞留于此，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我难以自拔的种种平庸的忧虑。

一切都是征兆。但是，得有一道耀眼的闪光或一声震耳的呐喊，才能打开我们近视的眼睛，或震击我们发聋的耳朵。打我开始就读于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以来，我就不断地观察到在我的路上留下痕迹的种种难解的符号，或听到在我耳畔低语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言语，然而，我对这一切都丝毫没有领悟到，从中汲取的，只能增添对我为人品德的怀疑，当然，也确实是一种反复显现的证据，说明天空并不是空的。然而，这一线光明，却在昨天最为平庸不过的境况中闪现了，并不停照耀着我的道路。

一次很平常的事故使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唤我的右手。由于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用蓄电池难以启动，我想用曲柄摇上几圈，清除一下发动机油环的污垢。可曲柄出乎我预料，

反弹了一下，幸亏没伤着我柔软的手臂，肩膀也还可以使唤。是我的手腕承受了那整个的一击，我觉得清楚地听到了韧带的断裂声。我疼得险些呕吐起来，直到现在，看到眼前这密不透气包扎得鼓鼓的手腕，我还感到那脉搏跳得钻心地疼。只有一只手，在车库自然无法做什么事，于是，我躲进了三楼这个窄小的房间，里面堆放着我的账本和旧报纸。为了让自己的脑子不闲着，我用没有受伤的左手在记事本的一张白纸上信手涂画了几个毫无关联的字。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竟会用左手写字！对，事先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我的左手便刚劲有力地写下了一个个完美无瑕的字，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迟疑，那字体神奇而陌生，带有几分怪相，与我平常的，用右手书写的字体迥然不同。对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以后还要再谈，我在琢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不过，首先应该说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致使我第一次拿起笔，而拿笔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倾诉衷肠，公布真相。

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另一个情况？这个情况的重要性也许并不更小，那就是我与拉歇尔关系破裂的事。可是这样一来，要说的可就长了，那是一个爱情故事，简单地说，那是我的爱情故事。毋庸赘言，我对此感到厌恶，可是这或许只是因为缺少老经验的缘故。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隐秘之人来说，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摊在纸头上，一开始确实让人感到讨厌，可我的手却拉着我，仿佛一旦开始讲述自己的事情，我就再也不可能停下笔来，除非倒尽心里话。也许没有这一被人称为日记的语言反射，我生命中的事件从此将再也难以

一个个相继发生？

我失去了拉歇尔。那是我的女人。不是我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娶的妻子，而是我生命中的女人，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丝毫的夸张——我个人天地中的女性。几年前，我认识了她，跟我结识所有人的方式一样，不过是作为汽车库的一位女顾客而已。她露面时，坐在一辆破旧不堪的标致汽车四方的方向盘前，显而易见，她为作为一位开汽车的女人引起别人的惊诧而感到满足，当时，开车的女人远比今日让人感到惊奇。她跟我一开始便装出一股亲热劲儿，凭借汽车这一玩意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很快，这股亲热劲儿又扩展到了其他的各个方面，以致我毫不迟疑地在床上得到了她。

我一开始便被她赤裸裸的模样吸引住了，她果敢地带着这副赤裸裸的样子，就如同她穿戴着某种衣装一样，如一身旅行装束，或身着晚礼服。对一个女人来说，最可怕的不幸，无疑是不知道人可以赤身裸体，而且不仅仅有着裸体的习性，还有着裸体的体型。我只消一眼，就保证可以从她们的衣服贴在肌肤上的那种呆板与怪异的样子，看出那些在这方面纯粹一无所知的女人。

拉歇尔长着一颗小小的脑袋，侧看像只鹰嘴，满头乌黑的鬃发，好似戴着一只头盔，身躯浑圆有力，然而却拥有令人惊愕的女性特征，只见髋部丰满，两只乳房布满巨大的紫色月牙形斑点，只有腰身深深地凹陷进去，浑身上下圆滚滚的，显得有力而完美，然而如此庞大，无法下手，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难以占领的整体。就精神而言，她并无特别的个性，属于“假小子”一类，自从那一本小说轰动以来，这种类型非常时髦。

她从事的是机动会计师的职业，去手工匠、小商人或小业主的家里，给他们清讷每日的账目，因而保证了自己的独立性。她本人是犹太人，我也有幸发现她的所有顾客都是犹太族的，她负责清查的文书的秘密性对此作出了双重的说明。

对她那种犬儒主义的思想，我本来是会感到厌恶的，她对事物有着某种伤风败俗的看法，看她的举止，仿佛患了大脑瘙痒症，致使她总是生活在对烦恼的恐惧之中，然而，她具有滑稽感，对人物与环境中的内在的荒诞因素具有灵巧的捕捉能力，尤其善于在生活的灰暗中激发出令人振奋的欢乐气氛，这一切无不对我那惯于抑郁的天性起着有益的作用。

在写这几行字的同时，我迫使自己进行衡量，她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再次重复自己已经失却了拉歇尔的时候，我的喉咙不禁发紧。拉歇尔，我无法说清我们是否曾经爱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俩在一起笑过，而这，算不了什么吗？

再说，她正是在笑声中，不带丝毫恶意地确定了前提，我们俩不得不从这些前提出发，借助迥然不同的途径，达到了同一的结论，即我们关系的破裂。

她常常像阵风似地到来，把车交给我的修理工，由他去检修或清洗，而我们俩则抓紧机会上我的住所去，她每次总是习惯性地开一个海淫的玩笑，故意把汽车的命运和开这辆汽车的女人的命运混为一谈。那一天，她一边穿衣服，一边漫不经心地指出我做爱的样子“就像是只傻傻的金丝雀”。我一听，以为她是对我的学识与技巧提出疑问。她说我错了。她指的只是我那种仓促的劲头儿，按她的说法，就像小鸟们为履行交配的义务匆匆地戳一下子。接着，她又若有所思地回忆起她

以前的一位情人的往事，这是她实实在在地拥有过的一位最佳的情人。这人事先给她许诺，说太阳一下山便要她，不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决不松手。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与她一起作乐，直到出现了黎明的第一线曙光。“事实上，”她诚实地补充说，“我们睡得很晚，而且那个季节的黑夜也短。”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塞冈先生的小山羊，它效法老山羊热勒德，为了维护名声，与狼搏斗了整整一夜，直到太阳射出第一道光芒才被狼吃了。

“不错，”拉歇尔最后说道，“要是你以为你一停我就会吃了你，那才好呢。”

这样一来，我马上觉得她那黑黑的眉毛、翘翘的鼻子和贪婪的大嘴，活脱脱是只狼的模样。我们又一次大笑。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知道她那只机动会计师的脑袋已经琢磨出了我的缺陷所在，标定了她将去栖身的另一块地盘。

像只傻傻的金丝雀……打从六个月前说出口之后，这句话便一直不停地一步步往我心底深处爬。我早就知道，性交失败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 *ejaculation precox*^①，简言之，就是一种没有足够地加以控制、推延的性交行为。拉歇尔的责备含义深远，因为它的目的在于说我已经处于无能的边缘，它表达了人世间男女之间的极大的不和谐以及女人的极度的失望，她们不断受孕，但从来得不到满足。

“你根本不在乎我是否快活！”

对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用自己的整个躯体紧紧

① 拉丁语，意思为“早泄”。

裹住拉歇尔以占有她的时候，在她那紧闭的眼帘后，在她那希伯来牧人似的小脑袋瓜里有可能闪现的，正是我最终挂虑的一点。

“你一旦用鲜肉消除了你的饥饿，就马上要回到你的铁皮堆里去。”

说得对。也确实如此，一个男人吃面包，是决不在乎被吃的面包是否会有满足感的。

“你吃我，就像吃块牛排似的。”

如果毫无争议地采用这种“衡量男子气概的标准”，也许是，可这套准则纯粹是女人创造的，是她们软弱的保护甲。不过，首先一点，就是把性交当作进食行为丝毫不让人感到可卑，因为许多宗教就借用这种比较，如基督教的圣体圣事之说。尽管如此，这种对男子气概的看法——绝对是女人的观念——应该加以解剖。按此观念，男子气概是以**性功能**加以衡量的，而性功能则仅仅在于尽可能地推延性行为。它是一种克己的行为。因此，这功能一词应取亚里士多德学说赋予的含义，那指行为的反面。性是性行为的反面，如同对性行为的否定。它是一种许诺在先，但从不守诺，而被无限地围困、克制、中止的行为。女人为功能，男人为行为。因此，男人自然是无能的，与女人那种植物式的缓慢成熟过程也自然是不和谐的。除非男人乖乖地听从女人的调教，按照女人的节奏，投入对方所要求付出的激情，从奉献给他的、反应迟缓的肉体中艰难地获得一束欢乐的火花。

“你不是个情人，你是个吃人魔鬼。”

啊，四季！啊，城堡！以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拉歇尔便

呼出了一个魔鬼似的儿童的幽灵，这个孩子早熟得令人可怕，同时却幼稚得让人惶惑，这一幽灵的记忆以不可抗拒的权力占据了我的心。纳斯托尔。我一直预感到他迟早会强行回到我的生活中。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只是在他死后，才给了我放松的机会，仅限于不时地打一个小小的招呼，并不严重——有时甚至还很有趣——目的是让我别忘乎所以。我最近用左手写的这些文字以及拉歇尔的出走向我提出了警告，他的力量很快就重新勃起了。

1938年1月10日。最近，我常常看同班同学的一张合照，那是在6月份发奖前不久拍的一套照片中的一张。那一张张面孔凝固在凶神恶煞似的表情中，其中最单薄，苦难最深重的，就是我的形象。里面有尚普达伏瓦纳和吕迪涅，一个头上戴着丑角的假发套，简直像只朝鲜蓟，正扮着鬼脸，另一个眯缝着狡黠的眼睛，仿佛以午休为幌子，在策划着一个阴谋。可却找不着纳斯托尔，尽管这幅照片无疑是在他还在人世时拍的。但不管怎么说，完全是他自己逃避了这个有些荒诞可笑的小小仪式，主要是为了在消失前别留下他在世时的任何平庸的痕迹。

我那时恐怕只有十一岁，是我到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上学的第二年的年初，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生了。我也不再像初离家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飘零时那样痛苦得发狂了，但是，在那平静的外表下，这种痛苦像是一种反射，仿佛已经无可挽回，只是埋得更深罢了。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计算着自己的一个又一个不幸，然而却并不指望在天边看到一束希望的

火光。我把老师和他们负责领我们入门的精神世界一笔划去。我甚至——可我是否摆脱了这种态度呢？——认为任何作家、任何历史人物、任何作品、任何教育材料，一旦被大人窃为己有，仿佛像是自己的东西，作为精神食物赐予我们，那它们便毫无价值，彻底地丧失了其原有的品质。我查阅一部部辞典，在一本本教科书中寻觅，并在历史课或法文课中注意对我说举足轻重的任何瞬息即逝的暗示，开始一点一滴地为自己建立起一种边缘的文化，构筑成一座个人的万神殿，在这座万神殿里，亚西比德^①和皮拉多^②，卡利古拉^③与哈德良^④，腓特烈-纪尧姆一世^⑤与巴拉斯^⑥，塔列朗^⑦与拉斯普廷^⑧互为近邻。有一种介绍政治人物或作家的方式——当然是谴责性的，但这并不够，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往往使我侧耳细听，并琢磨着这或许是我的一个亲友。于是，我立即着手调查，像是一场争取真福的诉讼，动用手头的各种办法，而最终我的万神殿的大门是开启还是关闭，要视情况而定。

我身体孱弱，相貌丑陋，一头黑发，耷拉在脑袋上，框着一张既像阿拉伯人，又有几分茨冈人模样的茶褐色的脸，整个身

① 亚西比德(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

② 皮拉多(?—36以后)，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任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

③ 卡利古拉(12—41)，罗马皇帝。

④ 哈德良(76—138)，罗马皇帝。

⑤ 腓特烈-纪尧姆一世(1620—1688)，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的创建者。

⑥ 巴拉斯(1755—1829)，法国大革命期间督政府中的权贵。

⑦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

⑧ 拉斯普廷(1864/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力山德拉宫廷中一个有权势的宠臣。

子瘦骨嶙峋，笨手笨脚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不可捉摸，没有丝毫的优雅可言。更有甚者，我恐怕有着某种特征，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甚至要遭受最怯懦之人的攻击，最弱小之人的痛打。我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一个证据，证实他们还可以统治别人，加辱于人。课间休息的钟声一响，我往往就被打倒在地，很少有在上课钟声又起之前爬起身来的。

佩尔斯纳尔是新来这所中学上学的，可他身体强壮有力，个性纯朴，使他一来就在同班的等级制度中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他的威望有极大一部分来自他系在黑色学生罩衫上的一根宽得吓人的皮带——我后来听说这根皮带是用一根马肚带改制的——皮带的钢扣环至少有上下三枚扣针。他长着一颗四方脑袋，一头不平服的金发，端正的五官毫无表情，淡色的眼睛射出直勾勾的目光，当他两个大拇指插进腰带，在三五成群的同学中走过时，一双令人赞叹不已的掌铁牛皮鞋踏得格格直响，每到重大场合，那鞋跟可在学校院子的砾石路面上踩出一束束火星子。这是个原本纯洁的生命，没有丝毫的恶念，甚至对恶也没有一点防备之心，但是，如同太平洋岛上的土著人，跟白人无耻携带的病菌一接触，便纷纷丧命一样，就在我向他坦露了我内心的复杂性的那一天，他便一下沾染上了邪恶、残忍和仇恨。

学校里突然兴起了“文身”风。一个走读生做起了中国墨和尖头笔的买卖，用了这两样东西，不必破皮，就可在肌肤上深深地留下一个个符号。我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相互在手心、手腕或膝盖上“文”上字母、词句和图案，而这都是我们在墙壁和小便池上乱涂的字画中学来的蠢话和似是而非的

象征图案。

佩尔斯纳尔对我们这种新的消遣方式的魅力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可他显然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和灵巧性,难以绘上与他威望相称的图案。一天,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亮出一张纸,上面有我尽心画的一颗心,心上刺着一支箭——伤口流着一滴滴鲜血——周围写着这样几个字:A toi pour la vie(一生属于你),他一见,马上便表示出感兴趣的意思。我着实诱惑了他一阵,可最后却说这奇妙的图案是我在我朋友认识的一个外籍军团的士官胸口描下来的。接着,我自告奋勇,要是他乐意,我可以在他左大腿的内侧文上这些神妙的字画,那可是个隐蔽的部位,不过也时刻可以暴露。

整个工序差不多用了整整一个晚自习的时间。我席地坐在佩尔斯纳尔的课桌下面,依靠邻桌的默契配合,唯恐有失地细心操作,而邻桌的同学借用自己的身体、课本和书包筑成一道保护墙,以防备冒冒失失的学监。不过我干得实在不易,因为大腿压在板凳上,表面很不平整,鼓出一块。

佩尔斯纳尔对结果十分满意,可也表示出几分诧异,因为在那颗被箭刺穿的血淋淋的心脏周围写的那句话变成了 A T pour la vie。我面不改色,声称外籍军团的军人常把这些起首的字母用作缩写词,这 A T 两个字母或者表示 A toi(属于你),或用以表示对上帝的叛逆,意思为 Athée pour la vie(一生不信仰),或者模棱两可,同时表达这种与那种意思。对我这种复杂的解释,佩尔斯纳尔显然没有听明白什么,当时好像还挺满足的。

可是第二天晚上,在6点钟的课间休息时,他把我叫到一